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祥麟威凤下

(台湾)上官鼎 著

祥麟威凤(上、中、下)

[台]上官鼎 著

责任编辑:闻一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郑州文华印刷厂

开本: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28

插页:6

字数:700,000

印数:10000

版次: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1796—9/I·1675

定价:44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十四章 武学旷古秘笈

天心老儿，看情势不对，任是喊破喉咙，也止不住人山人海向前涌冒，他火速掀开棺罩，两臂夹着千斤重的棺材，正要腾身飞出，仍然是武天洪人急智生，疾拔身跳出圈外，挥剑大喊道：“武天洪在此！”

孙良干也喊道：“列位快来看武天洪！”

一部份群众听见，纷纷回头看，看见武天洪英俊少年的仪容，身旁还有两个使剑的绝色少女，这部分群众一齐欢呼着拥向武天洪。

人潮一被转移了目标，立刻滔滔滚滚，奔向武天洪和李玄鸚玉蕊仙妃，不快不慢地撤退着，把失去秩序的群众，引向远处，以免危害了灵柩。

可是，仍然是迟了一步！

不知群众中是谁出的主意，拆取海豹老三爹的一点遗物，带回家去做纪念，于是一瞬之间，棺罩全被折断拆光，天心老儿正抱棺材马上被群众压倒，黑压压一大堆人，连棺材都拆开了，震得山响，加上群众吼闹声，天心老儿都被人潮推得连翻几滚。

棺材一被挤垮，里面全都暴露出来！

海豹老三爹，身穿寿衣，两眼一睁，一声大喝，猛拔身越过众人头顶飞出！

海豹老三爹一拔身一丈四五尺，横飞七八丈，空中未落地，人又昏厥过去。

玉玲珑紧跟在天心老儿身后，首先看见，疑心是被人把死尸丢

起，火速飞身上前，空中接住海豹老三爹，迅疾倒扭身，空中全力一纵，又横飞八九丈，才算是落到人群的外面。

一看，海豹老三爹的身体是温暖的！一听，海豹老三爹的呼吸，是均匀的！玉玲珑失声狂叫道：“海豹老三爹没有死！”

九云龙父子、虎丐、吴煌、朱家骥，众人一齐奔到，无不惊喜欲狂，这武林三绝，立刻伸掌贴背，把自己真气度向海豹老三爹身上。

成千成万的群众，已被武天洪李玄鸚玉蕊仙妃，引到四五里之外，秩序又恢复了，都站着看武天洪高声演讲。

这里，海豹老三爹又睁开眼，看看众人，静静地道：

“列位老大哥放心，我又活了，只是饿得渴得难受，快给我温茶喝一口。”

朱家骥飞奔向民家讨茶去。

海豹老三爹面上绽出僵硬的笑容，道：

“非常感激列位大哥，当初我受伤最轻，虽然死过去，丹田里一点真火没有灭，好像有一种药力来救我，那药力皆因太慢，直到我躺在棺材里，听见棺材钉上钉子，一直到棺材摇摇晃晃，像是上路，药力才慢慢达到丹田，升旺了丹田命火，又不知道过了几天，才透过十二重楼，运转大小周天，回醒过来，大约又差不多有两天两夜那么长的时候，棺材才破碎了，我才透了气。真是谢谢列位老大哥们，真是待我像自己的亲人一样！”

九云龙变色向王发道：

“你快去至桐城看看周老气的棺材，到陈州看看章嘏的棺材！”

王发吴煌二人，一齐飞身而去。

玉玲珑火速回总坛，牵来两匹千里马追了去，送马给两人骑。

朱家骥端了茶来，给海豹老三爹喝。

虎丐却在监视着两个俘虏。

刚才一场大混大乱，惊动了地方的兵勇，飞快赶到，捉到二三百捣乱的群众，孙良干和那些官兵都很熟，当场追问口供，从口供

中听出来，鼓动群众的有两个人，带头领众人拥挤上前，带头拆取棺罩棺木。

这两个为首倡乱的人，群众说不出姓名来，但众人所说的像貌，异口同声，推测其中一个是石祥，另一个是个瘦长的麻面中年人，手中旱烟管，说不定可能就是九连山的“鬼麻老五”！

这一场祸闯得不小，大混乱中拥挤倒地，被践踏的，死了十多人，轻重伤六七十人！走失孩子，破衣失履，更不用提！

直到武天洪向群众说完了话，群众方才慢慢散去，然后武天洪、李玄鸚、玉蕊仙妃，才知道海豹老三爹复活，不禁惊喜得流下泪来。

众人一同到壮武会总坛。

海豹老三爹还穿着寿衣，孙良干急取了衣服给他换，买得稀饭来吃，计算一下，海豹老三爹“死”了十七天。

看来像是奇迹，原因还是因他根本没有死，不过昏得长久，药力慢慢达到之故。

沈伯顽又亲自把南京几位名医都请来，诊断之下，六脉正常，是真的活了！

海豹老三爹吃了稀饭之后，精神好些，试一运气，原来他一身武功的功力，全然存在，众人更大喜。

忙到中午，孙良干备了筵席，说出是鬼麻老五和石祥在群众中煽动所致。

饭后，沈伯顽请大家都去住在沈家。

九云龙是要回到王发家中去的，天心老儿也要回到吴煌家中，虎巧在南京有家，武天洪、李玄鸚、朱家骥，自然要住在总坛，只好叫玉蕊仙妃去住在沈家，若一个人都不去，怕沈伯顽面子下不来。

玉玲珑死要跟爷爷去，定要跟武天洪在一道，也住在总坛。天心老儿无法可想，托李玄鸚想办法，李玄鸚叫武天洪去住到天心老儿家去，这才解决。

总坛中，此刻以朱家骥为主，算是壮武会南京分会，朱家骥为分会主，事前答应了黄景，叫黄景为副会长。

李玄鸮、孙良干一系人，都准备要跟武天洪去伏牛山熊耳山去立壮武会总堂。

武天洪跟着天心老儿进城，一路上玉玲珑笑逐颜开，不住地向她爷爷夸张自己的武功，和武天洪的英雄，一路上咕咕呱呱说个不停。

到了，这是吴煌的家。

天心老儿叫吴煌的太太和女儿，都见武天洪。吴煌的太太，就是玉玲珑的母亲，只三十多四十岁不到，谈话非常风趣，原来玉玲珑的母亲不会武功，文学却非常好。

天心老儿笑道：

“煌儿媳妇，你看天洪人才多么好，真像是古时的卫玠潘安。”

玉玲珑母亲笑道：

“哪里！不是武少侠像卫玠潘安，是卫玠潘安都像武少爷呀！”

玉玲珑笑道：

“妈，我武大哥送给我爷爷一副对子，是‘天下人人知道俺，心中事事不瞒您。’妈的文学好，也替爷爷送我武大哥一副对子好吗？”

她母亲叱道：“乱说，我怎能班门弄斧？”

武天洪笑道：“班门弄斧的实在是武天洪！还请伯母不客气，赐教赐教！”

她母亲笑道：

“称呼伯母怎么敢当？家翁天心老儿比铁崖丈人，应当晚一辈，家翁称你做师弟才对。”

玉玲珑抗议道：

“那我不干！一路上武大哥武大哥叫惯了，他要平空抬高比我长两辈？不来。”

武天洪笑道：

“此刻在家里，不在江湖上，天洪只比培秀大两岁，自然和培秀平辈。”

他这四句话一出口，心知不妙，倒像是有意求婚，不肯失去与玉玲珑平辈机会似的。

天心老儿几十年老江湖，什么事看不出？生怕露了痕迹，马上接口笑道：

“煌儿媳妇，你就不客气，作一副对联，我倒可以亲笔写给他。你作的对联，也要粗豪一些，我最不喜欢文绉绉的。”

玉玲珑忙不迭地取来文房四宝，放在母亲面前。

吴煌夫人笑道：“武少爷休见笑，献丑了！”

说着，提笔蘸墨，思索片刻，微笑起来，向天心老儿道：

“要粗豪些的吗？”

天心老儿点头道：“就像他送我那副对子的口气。”

吴煌夫人又向武天洪道声献丑，提笔写出一副对联，是——

“走遍江湖招子亮，赢来侠义万儿高！”

天心老儿、武天洪、玉玲珑，一齐叫好，四人哈哈大笑。天心老儿马上用斗笔，写出四尺长宣纸对联，题了上下款，送给武天洪，武天洪收下，再三拜谢，心中对这副对联，委实非常喜爱！

二更后，各人都要睡了。

武天洪睡在吴煌家中，算是第一次放心大胆，解除一切警觉，安然躺在床上，再不用作任何戒备了。

可是，这一夜，武天洪心中十分杂乱，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眠——

他想到侯朗儿为恶，无论如何，必须早早除去，虽然受重伤，不死终是祸根，如何去捕捉他？他此刻在什么地方养伤？却又无法查访。

终南妖道，也是一个极可怕的魔头，但终南妖道，只向武林中捣乱，不会滥杀无辜平民，缓一步倒不妨。壮武堂一成立之后，就

要专心走遍天下，除去几个大害：终南妖道、鬼麻老五、赛渊明、以及黑魔姑。

想来自己方面，人手太少，只有自己、李玄鸮、玉蕊仙妃、玉玲珑、朱家骥，五个人；李玄鸮所提到的青城派邵华亭，武功还不够十分高，杨海帆当了泰山掌门人，徐竹年跟随着他师父王屋山人，都不能抽身出来，在各地海跑；王羽青仍在学艺未成中，只有五个人，力量太少，放在天下江湖中，简直少得看不见。

又想到婚姻之事，自己虽然决定娶李玄鸮；玉蕊仙妃师妹，大约对于嫁给武天洪不太热烈，倒没有问题；只是玉玲珑却死盯住自己，这小小妹妹确实太可爱了，原来她在武天洪心中，分量不重，可是自从去北京一趟，同行同住，玉玲珑的心，无疑的更是根深蒂固，武天洪也感到和玉玲珑的恩情，有积重难返之势。李玄鸮说得对，要不负义，不薄幸，确是真难。

想来想去，直到街上梆子，敲过三更之后，还是不能入睡。

突然听见啪啪啪啪的紧急敲大门之声。

武天洪略一凝神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因为南京大都市，不比乡间，乡间一入夜，人全都睡了；大都市中，深夜还有人在活动，半夜有人敲门，一定为了什么世俗杂事；此地吴府，天心老儿、吴煌、玉玲珑三代威名，谁敢来寻是非。

听见吴家老苍头，开大门的声音，在门口低声说了两三句话，又听见大门关上，两个人的脚步声，匆匆奔往内院去，大约还提着灯笼，有一些烛光闪闪。

顷刻之后，玉玲珑的脚步声，到武天洪窗外。

武天洪一惊，抢先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玉玲珑在窗外道：“我张琼二姊在沈家，派沈家下人来请我们去，说是蓝眼罗刹围着沈家墙外哭，我二姊一追出去不见了，回来之后，蓝眼罗刹又来哭，我二姊喊我们去帮忙。”

蓝眼罗刹和米仓老鼠，都由虎丐带走了，难道虎丐又把他们放

出来？

不及多想，武天洪答应一声，立刻起了身穿衣服，带了慧星宝剑，出了房门，玉玲珑已经劲装佩刀，黑夜中看来，果然是千载难逢的一位无比清丽甜俏的少女侠！

两人一齐施展绝世轻功，飞檐走壁，穿屋越脊，来到沈伯顽家屋上一声招呼，玉蕊仙妃和深伯顽都迎出来。

玉蕊仙妃道：

“蓝眼罗刹斗不过我，却不高来高去，她从平地上穿巷逃走，我的路不熟，她倒很熟，两三弯一转就不见了。你们来帮我忙，分路截拦，她就逃不掉。”

武天洪问道：“你看出蓝眼罗刹，有调虎离山的意思没有？”

玉蕊仙妃道：“我就是怕被她调虎离山，所以不敢追得太远。”

武天洪道：“再要来哭，你和玉玲珑追去，我埋伏在家里。”

沈伯顽请三人到书房中，书房中灯火通明，摆着茶糕果点招待。

都坐下之后，沈伯顽道：

“蓝眼罗刹来骚扰，有玉蕊女侠在此，本来足够了。是我出主意派人请二位半夜来此，还有李玄鸚帮主，不久也要来到。我想利用蓝眼罗刹来骚扰，由玉蕊女侠派人请三位来，可以不显痕迹，不惹人疑心，实在是我另有最要紧，最心腹的话，要和武帮主谈一谈，并不是请几位来对付蓝眼罗刹的。”

武天洪问道：

“在陕西武关，你被救出来之后，大家在客店里谈，我正要问你失去了六本秘笈之事，你在桌下暗踏我的脚，叫我不要问，是不是那件事？”

沈伯顽大惊骇道：

“武帮主怎么这样灵，一猜就猜到，正是那件事，待我慢慢讲来。我自从认得了你之后，心中考察你不知道几十次了。我自己

的武功低微，虽然交不到武林中的高手朋友，但是我在士农工商各方面，都有不少朋友，我也曾东西南北，走过不少地方，还不至于孤陋寡闻。在我半生所看到的一切，应当推你武帮主第一个天然美玉，尤其是在品德上，光明正直，天才上，聪明绝顶，真是人间麟凤，国士无双了！……”

武天洪连忙拱手道：“我差得太远，怎么敢当？”

沈伯顽正色道：

“这不是客气话，不是恭维话，这是说，只有你这样的人，我才肯把我的私心里的真话，吐露出来，否则，我情愿闷在肚里，带到棺材里去。这三位女侠，我久已看在眼里，和武帮主情同亲骨肉兄妹，因此也请三位女侠，一齐到舍下来。那么我的私心里真话，是什么呐？是……”

沈伯顽正要说出，后墙外忽然有人哀哀地悲哭，在这深秋半夜中，听来好不凄惨！

那哭声道：“玉蕊仙妃呀，还我命来！”

正是蓝眼罗刹的口音！该死！活人却装鬼！

玉蕊仙妃玉玲珑两人，悄悄飞奔出去，武天洪和沈伯顽，也到院中，藏身在黑暗的角落。

玉蕊仙妃刚到后院墙头，看见一条黑影，倏然逝去，没入一条小巷中。玉蕊仙妃飞身赶去，玉玲珑却在屋顶上疾驰，一连两转，不到半里，玉蕊仙妃和玉玲珑，都停止不再追，已经失去目标！

玉玲珑在屋上，突然看见另一条黑人影冒上来，登到屋顶上，正要扑过，却看出是李玄鸮。

李玄鸮回头也看见玉玲珑，一纵身奔过来，轻声道：

“我当面遇见蓝眼罗刹，不知怎样一晃就不见了，真怪蓝眼罗刹必然另有什么古怪功夫，又是一种身法步法！”

玉玲珑道：“到沈家去吧，大哥也在。”

李玄鸮怀疑道：

“那就不是为了对付蓝眼罗刹，有你和大哥在城里，那还不够？何必到下关又把我找来？一定不是为了这一件事！”

玉玲珑笑道：“你真是跟大哥天生的一对，都那么聪明！”

刚说了这两句话，心中又后悔起来！

李玄鸮笑了笑，携着玉玲珑手，奔向沈家，悄声道：

“妹，你想嫁他……”

下面的话，李玄鸮也不知道怎样说才好。

两人只好笑一笑，一齐落在沈伯顽家中，玉蕊仙妃也到。

大家一同再进入书房中。

武天洪道：“蓝眼罗刹不敢再来了，她看出来这里人多。”

玉蕊仙妃，把沈伯顽刚才所说，摘要告诉李玄鸮。

沈伯顽继续道：

“现在我要讲了。失去的那六本秘笈，不是真本呀！这两句话，我怎么敢说得出？那不是我骗三绝四奇吗？失去的那六本，是真秘笈的抄本，我抄的，故意把最紧要之处，漏去几个字，或是改掉几个字，所以得到秘笈的人，打开一看，倒是真的武学秘笈，可是照着去练，绝练不出真功夫来。八月十五三圣在我家聚会，曾看了看，一看就看出有脱漏错字，是没有用的书。真的呢，自然也在我的手里，另外秘藏起来了！”

玉蕊仙妃笑道：“你的意思我知道，是要拿出来给我们看。”

沈伯顽摇头道：

“不是，那六本秘笈的原本，虽然是无价之宝，并不是旷古绝今的奇书，三圣三英的武功，已经超过那六本秘笈之上，故此三圣一看就看出抄本的毛病来。你们四位，是三圣三英的门徒，跟三圣三英学，那不是比看这六本秘笈更好？我的意思是，请四位立誓不泄漏出，另外有一本比六本秘笈更高的，旷绝古今万世的武学奇书，说不定比《云笈七签剑悟》还高……”

玉蕊仙妃脱口而出道：“那只有真的《玄机武库》了！”

沈伯顽呆了一呆，叹道：

“真不愧三圣三英的门徒，真是见多识广，一点也不错，正是《玄机武库》！”

武天洪大惊道：“真正的原本《玄机武库》？”

沈伯顽小心谨慎低声道：

“真正的原本《玄机武库》！这本旷古绝今万世的武学奇书，再一出世，真要像古人所说：‘天雨血，鬼夜哭！’我沈伯顽看遍了天下之人，只有你四位的八只眼睛，能落到这本书上！”

武天洪想起麟岩夫子所赐的一瓶毒药，应当给沈伯顽看，可以获得益处，莫非就是《玄机武库》？正要说出来，玉蕊仙妃已先开口问道：“沈员外既然有这本书，为什么不练呢？”

沈伯顽叹道：

“我的根基太差，资质不好，这是一；即使我由海国三英，把我脱胎换骨，我也没有缘份！这是二。怎么没有缘份？这本旷世奇书，落在我的手中，不到半年，变了，变成一本家庭日用的帐簿子！所以我今天要是能够取出来，给四位看，只是一本家庭日用的帐簿。四位还得想法子，找高人，看看这本家庭日用簿，其中有什么玄奥没有？”

李玄鸮大奇道：

“怎么会变成家庭日用的帐簿？莫不是被人暗中盗换了吧？”

她说完，向玉蕊仙妃笑一笑。

她想起当初在汝州，盗取玉蕊仙妃的《云笈七签剑悟》中册，也曾把青龙帮一卷烂账，塞到安隆镖头的马鞍下面掉换的。

沈伯顽摇头道：

“断断不会的，所放的地方，半年之内，不曾有任谁走近到二十丈之内，而且变成家庭日用账簿之后，书本的样子，仍然是原样子，书本的纸张，仍然是原来的纸张，那种纸张，是百年以前的东西，现在没有的，书没有变，里面的文字全变了。”

武天洪恍然大悟，问道：

“你得到许多秘笈，许多古董，你说都经人仔细鉴别过的，是谁替你鉴别的？这鉴别的人，是在北京吗？”

沈伯顽吓了一跳，愕然小声问道：“你见过麟岩夫子？”

武天洪点头道：“我和玉玲珑专诚去北京，拜见他老人家的。”

沈伯顽道：

“不错，我一切的收藏，都是请麟岩夫子鉴别的，麟岩夫子，武功应该是天下古今第一人了，可是他老人家一生，不入江湖，他是一位太史公（翰林）；他老人家的武功，就是得到这些秘笈修炼而成的，他可以说是日月光华客的唯一私传人。”

武天洪笑道：

“你把《玄机武库》送请麟岩夫子鉴别之时，大约是麟岩夫子怕这本奇书，万一不幸落到坏人手中，于是用药水，把《玄机武库》上的字，全都隐去，另在上面写满家庭日用的账目。麟岩夫子赏赐我一瓶毒药，这毒药，一定能使《玄机武库》的原来文字，再显现出来；此刻我还带在身上。”

沈伯顽大喜，兴奋地道：

“不错，麟岩夫子曾吩咐过我，只要有人凭他老人家的‘碧壘令’前来，就是可以看玄机武库的人，那装毒药的，不是磁瓶，是碧玉做成的壘，后面一定有三个小篆字‘碧壘令’，你掏出来看看。”

武天洪从怀中取出那瓶毒药，放在桌上，果然是暗绿色的，似磁非磁，上面有蜡封口，背后确有三个绿豆大小的铁线篆体字：“碧玉壘”。

玉玲珑道：

“我的威凤刀，也是这种料子做的，大姊，把你的祥麟剑给我，我这威凤刀，平时无故不许拔出，非对敌人时不能拔，只有祥麟剑在旁，才能拔出来看。”

李玄鹦道：“等一等，让我们先看《玄机武库》。”

沈伯顽躊躇道：

“此刻深更半夜拿出来，外面一有动静，恐怕来不及收，明天白天里，再拿出来好不好？”他又低声道：“这《玄机武库》，我收藏在后花园的地窟里，有两丈深，地窟里有一间钢铁房子，一个小门进出，里面放着许多珠宝，那都是乱人耳目的，地上有几堆砖瓦，那本《玄机武库》，乃是藏在一块大砖的心子里的。”他顿一顿又道：“明天请壮武会，只派十个人来，装成卖东西的，挑水推车的，散在我家四面警戒着，我们中午下去看。”

第二天中午，一切都准备好，沈伯顽四周，暗下散布了二十多人，分成三重包围圈，都乔装做小商小工之类的人。武天洪、李玄鸮、玉蕊仙妃、玉玲珑，四人在沈家吃完午饭，武天洪亲自到外面巡视一番，然后回来。好在大白天里，不致有何惊险，四人一同跟着沈伯顽，到厨房中来。

厨子们都被赶出去，四面关了厨房的门窗，然后沈伯顽在前领路，钻入一个大灶的灶膛里去，这灶膛里自然没有升火，倒有三四尺方圆的空间，在灶膛的侧面，有一扇四方形钢铁门，推开钢铁门，里面乌黑洞洞，隐约看见一条垂直向下的铁梯，都已锈满，五人背转身，“老虎倒进窝”，先把一只脚探进去，找到铁梯踏脚之处，然后全身倒缩进洞去。

沈伯顽在前，已亮起火折子，看出来是一口四方形的井似的，仅容一人上下，一条铁梯沿井壁直垂而下，有一丈深，到了井底，是七八尺见方的干燥石室。

石室旁有一小门，沈伯顽取钥匙，开了巨型铁锁，推门进去，是一条仅容一人的甬道，四面石壁。壁上有几处凹入之处，都有灯，沈伯顽用火折子把灯点着了，甬道难狭窄，倒很好走，平平向前七八丈，照方向和距离算来，恰好是沈宅后花园的地下。

走完了七八丈长的甬道，又是一个地门，开了锁，拉开地门，便是第二个垂直向下的方井，又下去一丈深，到了井底啦，再点上壁

灯,灯光照见一扇钢铁门,很小,只能供一个人钻出钻进。沈伯顽开了门,五人鱼贯钻进去,是一间一丈高二丈见方的钢板小屋。

里面五光十色灿烂缤纷,都是无数珠宝,发出来的光华彩耀,照得钢室内眩目明亮——

赫然一个人正坐在一只珠宝箱上,背向外,一动不动!

沈伯顽骇得惊叫起来,几乎昏倒!

武天洪四人随后走入,一齐大惊诧异,都呆住了!

五人不约而同地奔上前,一看——

却是石祥!

已气绝多时,全身冰冷僵硬了!

石祥坐在一只珠宝箱上,两肘横伏在前面一张桌上,头垂着,眼还睁着,他那柄七宝雁翎刀,已拔出鞘,横搁在膝上。

他两肘下,压着一本书。

沈伯顽急回头看,见地上原堆着的十多块大方砖,都被敲碎!

这间钢屋内,除去珠宝箱之外,还堆着许多大方罗地砖、石灰、钢板、坚实木材做好了梁柱,几桶油漆,像是把建造房屋的剩余材料,都堆在这里。

此时,石灰堆被挖开,钢板四散放着,木料全都被劈碎,大方罗地砖也都被敲碎,终于被石祥找到了那本真原本的《玄机武库》。

但是,他出不来了,闷死在这钢板地下室内。

沈伯顽把石祥肘下压的书取出,喘息着道:

“上天保佑,书在这里,没有被盗去,万幸万幸!”

李玄鸚愕然道:

“至少有两个人曾来过这里,一个是石祥,另一个是把石祥锁在里面的人。一定是两人同来这里,找不到,另一个把石祥关在里面,锁了门而去,石祥也不许不知道,仍然一个人在钢屋子里到处搜寻,后来只搜到一本家庭日用账簿”。

武天洪道:

“不错，一定是这样，另外那一个人，非常可怕，他已经知道这个地方，只是没有找到书，又走了。这个人不知是谁？自然不会死心，说不定还要以别的法子再来的。但是那个人为什么把石祥锁死在里面呢？难道是为了灭口？他并不须灭口呀？”

沈伯顽道：

“石祥死在这里，已经僵硬，至少两天两夜了，那时我还没有回到南京。那么昨天下关大混乱，海豹老三爹死而复活，那大混乱不是石祥和鬼麻五鼓动起来的吗？石祥昨天午前还在下关，可是此刻你们看这死尸，是前天就死了的！”

玉蕊仙妃道：

“先不谈这些，请沈员外看看那本书，还是原本的《玄机武库》不是？”

沈伯顽再把手中书仔细看了看，点头道：

“正是这本，书倒没有失去。”

武天洪急从怀中取出“碧玉壘”，打开蜡封口，用手帕包着手指，把瓶塞拨开。

里面全是白银色的粉末。

玉玲珑道：

“这白银色的粉末，恐怕要先化在水里，我上去到厨房，取水盆来。”

她飞似的去了。

李玄鸮道：

“和石祥一道来这里的人，应该就是鬼麻五！昨天午前造成大混乱，既然是石祥和鬼麻五两人，可见这两人已经在道，石祥以前也亲口透露过，他以前曾受鬼麻五指挥过。大约是这样的：石祥知道沈家有这么个地窟，领鬼麻五来，鬼麻五本来疑心石祥，和正派人来往，不大可靠，跟石祥到这里，又不见秘笈奇书，看这一路下来的两井一甬道，非常危险，一被高手守在出入口上，非被捉不可，

因此鬼麻五更疑心石祥奉正派的密令，把鬼麻五领入陷阱中，于是鬼麻五警觉起来，不敢久留，把石祥锁在这屋里，独自出去了，昨天午前，鬼麻五另找一个面貌像石祥的人，鼓动大混乱，照我猜，大约是这样的情形。”

沈伯顽、武天洪、玉蕊仙妃，一致认为推测得不错。

玉玲珑把一盒水取来了，放在地上，武天洪把碧玉壘中的银白粉末，倒少许在盆水中，都溶化了。

现在应当怎样做？

难道把书浸到水中吗？

李玄鸮走过去，把石祥尸体上的衣服，扯下一片，蘸着水，轻轻向书上抹。

书封面上原写着：“壬戌七月家用”六个字，李玄鸮抹得很轻，先用封面试验，把封面全抹得湿润。

顷刻之间“壬戌七月家用”六字，渐渐变淡，淡到看不见，同时，另现出四个隶体字，赫然是《玄机武库》，还有两行小字：“日月光华客、天下第一媼，合著”。

众人大喜，李玄鸮轻轻掀开封面，露出第一页。

第一页上开列着许多家庭日用账目，李玄鸮蘸水轻轻抹在第一页上，全面润湿了之后，那些家庭日用账目，逐渐隐去，另现出字迹，上面写着：“读吾书者，勿亲非礼之色，勿取不义之财，勿杀无辜之人，乃能登峰造极，出神入化；不然，一念之邪，则将走火入魔，无可挽救也。”

原来第一页是戒律，第三条戒律确是侠义道的最重要戒律，可见日月光华客和天下第一媼，是极正派的人。

这本《玄机武库》，一尺高，七寸阔，内共四十页。这地下室内五个人，围圈坐下，由沈伯顽捧着书，李玄鸮蘸药水抹上去，一页一页地阅读，五人都全神贯注，专心致志，精密仔细地把每一个字都死死牢牢地记在心中，然后才知道武学的精奥高深，如汪洋浩瀚的大海，